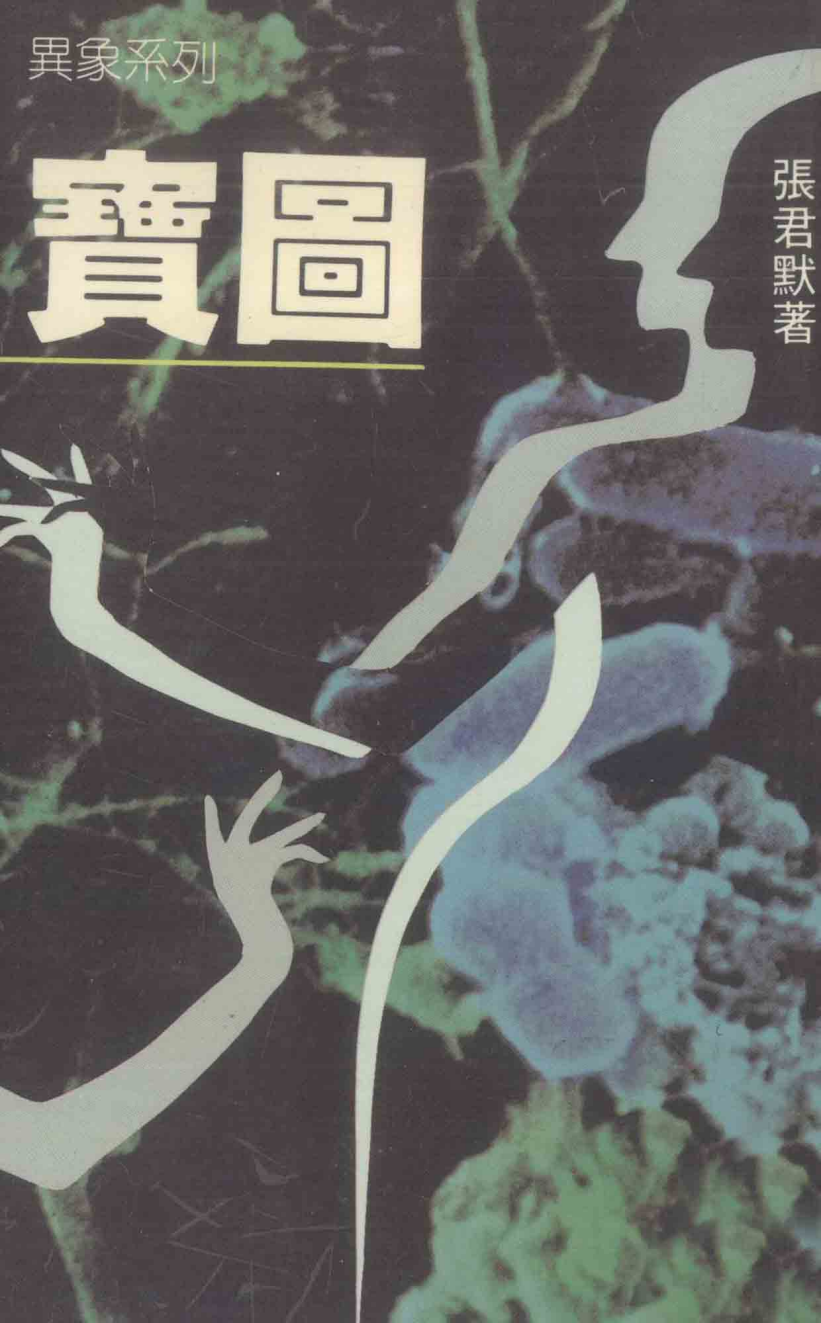


異象系列

寶圖

張君默著



寶圖



寶圖・張君默著

出版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莊士敦道30號地庫
五一二八三六七一

印刷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星馬總代理：國際圖書(新)有限公司

INTERNATIONAL BOOK(S) PTE. LTD.
BLK 231, BAIN STREET
#04-19 & #03-19
BRAS BASAH COMPLEX.
SINGAPORE 0718
TEL.: 3370990 3384140

ISBN 962 257 199 9 © COSMOS BOOKS LTD. 1987

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初版日期：一九八七年八月

封面設計・尊子

目錄

一、漁人鎮的故事·····	一
二、逃出漁人鎮·····	二三
三、羊皮上的密碼·····	三八
四、等待密碼發酵·····	六六
五、寶藏的鑰匙·····	八〇
六、黃菊花鈴·····	八六
七、微觀追蹤·····	一一三
八、愛之祭壇·····	一三七
九、迷城·····	一六一
十、陣痛森林·····	一八二

一、漁人鎮的故事

泰山行老闆金貴老先生的喪事，辦得最着力的，不是他的獨子金小寶，而是表侄子舒玉明。

金貴早年患了高血壓，六十歲後又有心臟病，自此十分小心起居飲食，減少工作，一心要把出入口行交由兒子負責。

金小寶對泰山行的業務，有一份莫名的厭惡感，很抗拒父親的意思，只想遠走高飛。他有個舊同學在南非做生意，他也想到那邊去發展，遭到父親一再阻撓，他發脾氣了，可是父親的脾氣比他更大，以封鎖經濟作爲手段，使他無法動彈。

那一次父子爭執，也不知是誰勝誰敗，金老先生受到刺激，觸發了心臟病，性命垂危，幸而渡過難關，在醫院住了二個月，回家後又再靜養三個月，才算復元，可是身體

情況比以前更爲衰弱，醫生要他進一步減少工作，並且告訴金小寶，他父親不能再受刺激了。

父親病倒，金小寶既後悔又耽心。靜心分析起來，他是不該在這個時候遠赴南非。父親年老了，身邊也該有個親人照料。

一個老人，對於自己堅守了幾十年的事業，希望兒子繼承是很自然的事，做兒子的當然可以不接納，但可以用比較溫和與尋求折衷辦法，而不必斷然地要遠走高飛，令老父受到這麼大的刺激。

回想母親過世之後，這二十年來，父親一直把他帶在身邊，父代母職，把他教養成
人，實在勞苦功高，他不應如此不孝才是。

那一次父子口角，父親指斥兒子：「人生路不熟，你老遠跑到南非去幹甚麼？」

兒子立刻反唇相譏：「去尋寶啦，那邊有個金礦！」

聽得兒子這麼說，做父親的果然大受震撼，氣得嘴唇發抖，再說不出話。

金小寶記得清楚，還在六七歲的時候，父親時常抱他在膝上玩耍和說故事，最喜歡

說的，便是追尋寶藏，起初是說了芝麻開門的故事，叫一聲芝麻開門，一塊大岩石移開，入內便是一個藏滿金銀珠寶的山洞，原來那是大盜們的藏寶所在。

後來又講所羅門王寶藏的故事，還講了許許多多探險尋寶的異聞，直到他十幾二十歲還在講，終於有一天他忍耐不住了，說：「爸爸，算了吧，這些故事我都聽厭了！」金貴驀地怔住，直直地盯着兒子，疑惑地問：「小寶，難道，你不覺得這些故事又傳奇，又吸引？」

他沒好氣地聳聳肩，要把耳機戴上，聽他喜歡聽的爵士音樂。可是金貴一手奪去他的耳機，神情有點激動：

「你難道不相信，世間上有寶藏這回事？只要得到真正的藏寶圖，便可以把寶藏找到？」

「爸爸！」金小寶不耐煩地答，「我真不明白你！」

「你說吧，或者試試想像一下，當你真的得到一張藏寶圖……」

他覺得又氣又好笑，便頂撞過去：「爸爸，要是有，你就給我一張啦！」他說罷，

搶回耳機，把雙耳掩上，不再理會還要爭辯下去的父親。

在他還很年輕的時候，父親嘴裡的尋寶故事，的確曾經令他心焉嚮往，有一次，還滿帶奇妙憧憬說：「我長大了，要去尋寶。」

金貴聽得兒子這樣說，十分高興。「不過，要尋得前人的寶藏，必要先得到一張藏寶地圖，有些是繪在山羊皮上，有些是雕鑿在一塊山岩上，印第安人則喜歡用顏料繪在山洞裡。」

「那麼，我到處去找就是。」金小寶說得滿有信心。那時他才十歲左右，到了二十歲的某一天，說來奇怪，他竟然聽見尋寶便感到厭惡，尤其是父親不厭其煩一再提起，更覺得父親已經是個老糊塗，會對童話有這麼大的興趣。這天，金貴忽然問兒子：「你試過做尋寶的夢嗎？」

他悶着聲音回答：「沒有，甚麼夢不好做？」

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呀，難道你沒有想過，有一天會給你尋到一個寶藏，裡面有一頂埃及皇后的寶石后冠，又有一大堆幾十卡的火鑽，還有紅寶、瑪瑙不計其數，真金

鑄成的茶壺茶杯之外，還有手臂一般粗的紅珊瑚，無數波斯王朝的銀幣，又有印度莫臥兒王朝的金絲織造的地氈，地氈上面織了一些詩句，詩句指示人們如何可以長生不老……」

金小寶聽得哈哈大笑，「爸爸，你別當我還是小孩吧，我現在已經是個成人！」金貴詫異地盯着兒子，一臉深感疑惑的神色。

他想不到，自己這一番話竟然會引不起兒子的興趣。

金貴本來還要問問兒子，有沒有做過有關地圖的夢，可是金小寶已經不肯坐着聽下去，一聲不响跑開。他越來越覺得父親可厭可恨，只想遠遠的走開，因此萌起了遠赴南非的想法，也許是潛意識中，要讓父親知道，他是多麼討厭他。

最後一次的父子爭吵，起因於他是否應該遠去南非的討論，金小寶早就不滿父親在經濟上對他的掣肘，憤然說：

「爸爸，你這是何必呢？難道你的錢，可以帶得進棺材？」

金貴聽得十分惱怒，渾身顫抖，戟指着兒子，可是激動得無法說得出話，便改而以

掌摑代替。可是金小寶的動作那麼敏捷，把父親的手攔住，悻悻然，順勢往前一推，把父親遠遠推倒在沙發上，憤然咒罵：「你最好死了吧！你要掣肘我，難道你有一百歲命？」

金貴的心臟病再度猝發，送他進醫院的，只是舒玉明，金小寶帶了女朋友白未央，一起到台灣去玩。數天後回來，金貴已經在彌留階段，他怎麼也不閉眼，就是心疼他的兒子怎麼會不在他床前出現。

及至兒子出現了，他已經無法說話，乾了的嘴唇噙動一下，眼角落下一顆老淚，就此咽了氣。

說來也真巧，出殯那天，金小寶在駕車前往殯儀館途中出了事，受了重傷。喪事在殯儀館擺開，不能收拾，只好由舒玉明獨自送喪。

金小寶事後回憶，撞車的一刹那，腦子裏閃現了一幅地圖。

金小寶甦醒過來，號啕大哭，罵自己是天下間最不孝的兒子，辜負了父親二十多年來教養之恩，最後還是由他把父親氣死。他是殺父兇手，因此上天懲罰他，令他撞車，

不要他去送終。

護士給他注射了鎮靜劑，舒玉明和白未央又對他勸慰一番，他才漸漸平靜下來。白未央對金小寶了解甚深，不免十分感慨。小寶說他那次一掌推倒父親後，便開始自咎甚深，不明白自己爲甚麼會有這樣惡劣的態度；當時他確實有個恨不得父親橫死的想法，其實他又不是個這麼沒理性的人，因此日夜受着一份矛盾情緒的煎熬。現在事情發展到這一步，使他更陷入自咎的深淵，無法自拔，旁人也不能援手。白未央是個優雅沉靜的女孩子，對舒玉明說到這裏，也不禁悄然垂淚。

舒玉明本來也有些話，可是到了嘴邊，又覺得不該說，就讓金小寶認爲自己是金貴的親生兒子，而不是在他還是嬰兒時，父母橫死之後，由金貴夫婦抱了回來，從此視爲己出，撫育成人。要是讓他知道這個事實，他的罪過感便會更深，更加感到難過了。

這些往事，是在金貴臨死之前，叫他坐在床邊，斷斷續續告訴他的。

那是關於一張藏寶圖的故事。

光陰似箭，說起來已經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那時金貴與朱永浩還是二十幾歲的小伙

子，一起航海，最後一次遠航，目的地是南非的好望角。

隨船到了好望角，金貴和朱永浩上岸到處溜躑，一塊去喝酒和訪友。這一晚他們從酒吧出來，有點酒意，朱永浩說要買隻手鐲給新婚妻子。他這一說，不免使金貴心中升起一陣酸酸的味兒。

朱永浩的妻子馬玉葉，是金貴的青梅竹馬鄰居，他第一次航海，她織了一條絨線頸巾送給他，還叮囑他在外好好照顧自己。在旅途孤寂時，只要想起她那雙明亮的眸子，還有那溫馨的言語，心中便生起幸福的感覺。就在一次船到泰國的時候，他特地買了一些泰絲巾與衣服，還有一串珠飾項鏈，一隻銀手鐲，打算回去送給玉葉，並且向她求婚。

可是他遲了，才下船，喜孜孜迎上他的朱永浩，拉住他便說：

「你回來就好了，我們正等着你！」

「有甚麼事情嗎？」他詫異了。

「要做伴郎啦！我們像兄弟一樣，我知道你一定肯的。」

「你要結婚了？那真恭喜你！」他聽得很高興，也沒有問未來新娘子是誰。

一起吃晚飯的時候馬玉葉出現了，看見他便滿懷高興，嬌憨的說：「永浩說要等你回來才舉行婚禮，我覺得很應該，你們是好朋友嘛。」

他的腦門轟然一響，不覺歎了，及至回過神，便故作輕鬆，自暴自棄地喝了許多酒，勸也勸不住。

參加完永浩與玉葉的婚禮，喝了個酩酊大醉，揚言這一去必要尋到一個寶藏，第二天絕早，便在細雨迷濛中下船。

一年過去，金貴的激盪情緒平靜過來，他與朱永浩終於又下了同一艘遠洋貨輪。

這天黃昏，他們躑躅在一條老街。以前數次船泊好望角人魚碼頭，無聊時也會在這條老街上溜躑，喝杯咖啡，或是拿照相機手表之類去賣。

這條老街很特別，音樂廳、按摩院、女子理髮、咖啡座、酒吧等等，都專為海員而設，還有幾家店子專門收買海員帶來的物品，也預備一些日用百貨，讓海員可以買走。

其中一家名為「老頭兒」的店鋪最大，一個部份放滿古老物件，甚至英國早年海員

喜歡半夜提着上岸尋芳的風燈，也有一大堆，此外又有老式六分儀，客死異鄉的老船長遺下的帽子、單筒望遠鏡，也有十九世紀的貴婦手鐲，金的銀的都有，那是諾曼第的傳統款式。

朱永浩就是要找一隻，好帶回去送給妻子。上次放船回家，他偶然說起有些老式銀手鐲，手工精細，樣式特別，現在只有在這種舊物店才找得到，玉葉聽了，說想要一隻。

金貴也知道玉葉喜歡這種銀手鐲，一年前，他曾特地在泰國的雜貨攤子買到一隻，以爲帶回去送給她，她必定會很高興。

他已把這些傷心事忘在腦後，現在聽得朱永浩又要買銀鐲子，他藉故跑開，到另一邊去看藏寶圖。

一年以來，金貴已能面對現實，把玉葉看做是人家的太太，不要讓自己去回憶往事。

老頭兒店內的藏寶圖很多，有繪在布上的、羊皮上的和燒在牛皮上的。

他隨便翻着，對這些形形式式的藏寶圖也沒多少興趣，因為他看不懂。那些圖文，有些是刻在花崗岩版上的埃及像形文字，也有一些是用彩色顏料把圖畫描繪在山羊皮上，以印加文註釋，更有以鵝毛筆寫在紙皮上的，英國莎士比亞時代的古英文實在難讀，此外也有梵文、回文……

這些藏寶圖，當中自然不少是贗品，一些可能是當年的複製品，也有一些本來是真的，但是寶藏已被人尋到，如果有誰要再按圖索驥，儘會撲一個空，徒呼荷荷。

金貴在永浩與玉葉的婚宴上，曾經酒後揚言，此次出海必要尋到一個寶藏，那不過是些醉話，沒有誰會當真話去聽的，他自己事後也忘記了。

現在面對這一堆寶圖，不過是爲了打發無聊時光，心不在焉地隨手翻一下。不久，視線落到一個羊皮卷上，上面還有一條仙人掌纖維造的繩子束着，掛在陰暗的牆角。他伸手摘了下來。

老店主連忙走過來，和藹地跟他說：「你能夠不打開嗎？」

他問：「這是甚麼？」

「一張藏寶圖。」

「爲什麼不能打開？不能看的？」

老頭子抱歉地笑笑，「說來恐怕是迷信，這張藏寶圖，已是第三次來到我店裡。前兩次買了去的人，都死得不明不白。」

「噢，有這樣的事？」老頭子聳聳肩，「別的事我會不信，可就是信邪！」

金貴的興趣來了，高聲把同伴招過來。

「老闆說，這張藏寶圖很邪，你信不信？」金貴揚着手中那卷舊羊皮。

朱永浩好奇地問：「怎麼個邪法？」

老頭兒咬着一管長烟嘴，又把故事推前十八年。他說，當時有個日本考古學家叫谷川甚麼的，說在一本法國旅行家所寫的「東方之旅」的書中，紀述過一宗十七世紀時，葡萄牙海盜被一批新興的意大利海盜追殺，原因是知道他們劫奪了一批從印度支那運往中國的財物，必要把他們趕盡殺絕。那批財物，是中國的海外志士準備作抗清復明之用。

意大利海盜船堅砲利，又廣佈綫眼，個個粗獷暴戾，勇悍無匹，把那批葡國海盜壓迫得化整爲零，紛紛藏匿。在此之前，將所有劫奪而來的寶物埋藏起來，用火棒在羊皮上燒灼，繪成一張藏寶圖。

金貴連忙把手上那卷山羊皮展開，只見山羊皮由於年深日久，早已轉成了深褐色，一角還有燒過的痕迹，上面又染了些斑漬，已經轉變成鐵銹色了，他一眼便認出那是血漬。

歲月痕迹斑駁的羊皮上，隱約可以見到用鐵棒烙成的地圖，綫條劣拙，圖形古怪，上面有些他們看不懂的古代葡萄牙文。

老店主說：「這張羊皮，是一個身受重傷的中國商人拿來的。那天深夜，那個人跌撞撞的來找我，要請我幫忙一件事，讓他暫時寄放這張羊皮，並且說了這張羊皮的故事。」

金貴與朱永浩連忙瞪着眼豎着耳。

商人說，地圖是一個疲累而滿身傷痕的葡萄牙海盜給他的。當時他在一艘滿載陶瓷